

## 沧海桑田话廉州

罗伟

虽然今天的廉州，在历尽沧桑之后光彩渐褪，但在史书上，廉州，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篇章。据《后汉书》记载：“自秦汉置郡，声文明之盛，媲美中朝，岿东南一大都会也。”在几千年的变迁中，廉州一直是粤西、桂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优越的区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将古廉州造就成一个商业繁忙的富饶大都会。清初《广东省志·廉州纪事》载：“左瀚海，右梧郁，福处日南，大海涌其前，山平土沃，农桑鱼盐之利，甲於他郡，唐宋以来，夙称繁富，前永明期间，甲科尤盛。”可见两千多年以来，廉州就已享誉岭南一方，辉煌与繁荣由此可见。

“珠还合浦”至今还脍炙人口，千年古郡的历史文化底蕴悠久、源远流长。远在先秦时期便有人类繁衍生息，由于历史的渊源和地缘关系，白唐贞观八年改越州置廉州以来，一直为唐、宋、元、明、清历代郡、府治所，有着众多的古迹、典故，成为历史上楚越文化、土著文化、闽南移民文化、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其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众多的历史古迹、人文景观，无不昭示人杰地灵的古廉州过去辉煌，如东坡亭、海角亭、文昌塔、魁星楼、甘露井、还珠亭、天妃庙、惠爱桥、海门书院、汉墓葬群等，其中，汉墓随葬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质地之优、档次之高，为他地汉墓所罕见，反映了当时合浦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充实了文献记载的阙如，揭示了骆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见证了廉州两千多年的文明史。

廉州自古就是一座有名的佛教名城，民间信仰佛教，有大小寺庙祠庵上千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三廉古刹”的东山寺与及保子庵、接龙庵、准提庵和孔庙、关帝庙、华光庙、真君庙、东岳庙、药王庙等，故有“一寺三庵十二庙”之说。另外，廉州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妙趣横生。每逢节庆城乡处处搭棚唱戏，有广式粤剧、老杨公、木偶戏、山歌戏、赏花灯、舞狮、舞龙、赛龙舟等民间活动。

如今的古廉州，许多的历史遗存已烟消云散，但在廉州城区内的许多地方，也还散落着一些古迹遗存。而从那些古老而斑驳的古旧痕迹中，仍可一窥廉州当时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繁荣。在记者的走访中，一种沧桑感慨在心底若隐若现，古廉州的人文景观，让人强烈感受到历史曾经的停留。

据有关廉州众多史料记载，古廉州自“唐建街城，宋筑土城，明建砖城，城内阜市人烟，亭台楼阁，池塘井泉，庙宇祠堂，学府书院，景观遍布。”千年间，为历代朝廷所重，屹然东南，名声远播。怎奈，这些浸润着千年厚重历史记忆的秦砖汉瓦却抵不住时代的暴风骤雨破坏。

廉州，曾经的秦汉古郡、唐宋州府，千年风雅成了老一辈人口中有迹可寻的传奇和故事。如今，行走于廉州街旧街老巷中，古城残痕一如雪泥鸿爪。能勾起人们记忆的物证，除了脍炙人口的“珠还合浦”外，还有县城体育场门前那对张牙舞爪的石狮子，深幽狭长的青石小巷道与及四合式青砖民宅。在不少的老街小巷内，不时可见清末民初四合院式的“古宅大屋”建筑，不少建筑保存完好，雕梁画栋，彩绘的鱼虫花草清晰可见。据居住“大屋”内的居民说，这些都是从前的书院、学堂。而学前街则是当时古书院最集中的地方，除了府学孔庙之外，还有至德、南洲、述古、攀龙、龙门等书院学堂，见证了当年古城科举的繁荣。

在大北街内一口保存尚还完好的古井前，居民们告诉记者，这口井名“让”井，是明代廉州五大古井之一，用此井水镀镜或酿酒，镀出的铜镜特别平滑光亮、酿出的酒也特别香醇甘甜。井旁还立有清光绪重修的完整碑记，铢红的石碑衬托着古井的深幽气息，见证了古城的曾经。